



推土機前真的能種花？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主任（義務）
陳永浩博士

一個城市一定須要有所發展的，正如人也要成長一樣。但問題是，甚麼是發展？怎樣的發展才使我們的城市更適宜居住，更能令市民身心健康發展？

香港時常被稱為「石屎森林」，但原來還在不久之前，香港是名符其實的「魚米之鄉」：我們所熟悉的元朗在生產馳名的「老婆餅」之前，更馳名的是絲苗米和烏頭魚；流浮山和下白泥除了日落美麗，更是香港產蠔的基地；在更早的年代，香港更是產鹽、養珠和種植香樹的地方。

而事實上，現時在新界仍有為數不少的村民以務農為生。由年前因高鐵發展而被徵收的菜園村，這群原來不問世事的無助村民被迫遷，他們的農田被發展，引起各方關注與聲援。時間流逝，他們現在的情況如何？或許，我們也不太有空間去探問，因為在新的發展計劃下，又有另一些村落被推土機推倒，及被納入發展（還是發展商？）的洪流中。

且看看今期《生命倫理》馬寶寶農場的故事，讓我們再反思，甚麼才是「發展」……

城市發展倫理系列

項目三： 馬寶寶農場： 一個在新界 「被發展」的敘事

5月8日這個暴雨的晚上，馬寶寶社區農場 (Mapopo Community Farm) 的創辦成員之一，亦是馬屎埔村的第三代非原居民區晞曼小姐(Becky) 為大家講述了「馬寶寶」出生、成長，以及在政府和地產商的壓迫之下，如何被不同人保護的故事。

整理：吳慧華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馬寶寶的誕生——自發圖強

馬寶寶是馬屎埔村的孩子。馬屎埔村位於新界粉嶺，那裡曾經是一片出產數以噸計果菜的農業重地。無奈卻在十多年前，地產商得知政府有意發展新界東北時，便開始一步步向原居民地主購入土地，趕走農民租戶，等待城規會一旦通過改變馬屎埔村的土地用途，由農地改為住宅用地後，便大興土木謀取暴利。已被收購農地上的房屋，屋頂會被拆去，四周被圍上鐵絲網，荒廢的土地雜草叢生，蚊患嚴重。現在留下來居住的百多戶人都生活在陰霾之下，陰霾指的不單是環境，也是他們的心境。

2010年夏天，馬寶寶社區農場誕生了。成員不單有當地的村民，也包括一班關心香港永續發展的朋友。成員希望為地球提供友善環境，確保生產安全食物；為人類連結社區，支持社區經濟，以及分享及設定發展的界限，以農業規劃城市。因此他們定期舉辦農墟、導賞團、工作坊及耕種班，推廣本土農業及自主生活，為香港開拓城鄉共生的永續發展。希望與生態、土地、文化、家園及農夫生計等各生活層面環環相扣，馬寶寶社區農場希望可以永遠持續以上述方式進行。

城鄉共生——互動的人情味

馬寶寶出生後，為當地農民帶來不少正面的影響。大家快樂了很多，也團結起來了。成員會在社區內進行居民聯絡工作，協助組織居民聯席，參與推動社區事務。當有居民或農民受到迫遷或騷擾，成員們會組織遊行、抗議、示威、請願等，以直接行動互相支援。

除了本區的居民，馬寶寶也促成了不同社區的互動。農夫在進行有機耕作時，須要大量的廚餘作肥料，為此成員們會到附近的餐廳收集。開始時，成員們很害怕餐廳員工會拒絕，但員工非但沒有拒絕，還嫌成員預備的桶子太小，不夠盛載廚餘。也有一些附近的居民，他們在跑步的時候，會順便把廚餘帶來。甚至附近警察機動部隊基地的人員，也主動把廚餘交予他們。

農夫得到免費的廚餘，成本自然降低了，也可以為附近居民提供健康、新鮮而價格較低的有機農作物。有些人會指定購買某農夫的農作物，農夫的心血及努力，親自打造了農作物的「品牌」。在互信的情況下，馬寶寶的農產品不必靠有機認證的標籤來證明，因為大家看得見農作物的生長過程，而且透過提供廚餘更可有份於種植。

反思土地發展——田地的重要性

馬寶寶的誕生主要是來自當年政府發展東北的主意。發展城市是否一定要放棄農田呢？若馬寶寶「死亡」會為更多人帶來住所，那麼，馬寶寶是否應該就此從容就義，成全他人呢？

香港地少人多，沒有足夠住屋，這都是政府告訴大眾要發展東北的理由。但Becky指出政府卻沒有告知大眾事實的全部：香港政府擁有四千公頃土地，而香港有超過二十萬個空置的單位。城市發展並不是錯，只是在香港，談發展只等於發展金融及地產。香港根本沒有農業政策，政府也沒有完善的人口政策及完整的規劃。發展城市只是讓資源落入少數人的手上，貧富愈來愈懸殊。在發展土地的時候，政府有想過以上問題嗎？還是她根本便默許這些行為，以及是其中一個最大得益者？

城市不可能只有樓，也須要有田地。田地為地區帶來的價值是不能單靠金錢來衡量的。首先，農業會產生一連串的經濟活動，由買賣農產品或周遭產品，到產品的運輸，都可以提供不同的工作機會。而對於處理垃圾問題，農業也可記一功。沒有人願意在自己居所附近建設焚化爐，但沒多少人會拒絕家居旁邊是農田。而且，附近的居民更可能願意把廚餘交給農夫，



區晞曼小姐為馬寶寶社區農場的創辦成員之一，她為大家講述「馬寶寶」出生、成長，以及在政府和地產商的壓迫之下，如何被不同人保護的故事。

作有機肥料。最後，生態平衡亦須要靠田地去維持，有很多微生物或小生物，都仰賴田地為生。

馬寶寶農場——可否永續發展？

Becky深信不少農夫只希望在一塊可以糊口的農地上默默耕耘，甚至不介意腳下僅是租來的土地。農夫從開墾土地，到熟悉田地的特性，大致須要十多年。貿然要他們另闢土地耕作，是將問題簡化了。一個有關食肆阻街的政府廣告曾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說話：「界條路嚟行吓得唔得？」對於農夫又或是想入行做農夫的人來說，他們也可能很想說一句：「界塊田嚟耕吓得唔得？」

沒有人可以保證馬寶寶的前途，但希望馬寶寶如她的網頁所言：「馬寶寶愈大愈有機。為甚麼呢？除了農場土地將會經永續農業的料理而變得愈發肥沃外，隨著加入馬寶寶社區農場的社群愈益強大，我們愈能夠實踐一套嶄新的本土社區經濟模式：本地人將會更易嚐到最新鮮的本地有機出產，城市與鄉郊因此不再隔絕，反而互為支持。說不定，有一天馬寶寶長大了，將可免於腳下的土地又再次被宰割販賣。」

但願馬寶寶能逃過「被發展」的命運，在更多人的努力及保護之下茁壯成長，為健康的城鄉發展創造新的敘事。



是次對談有十多位參加者一同探索城鄉共生的永續發展。

生命倫理對談

2014年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城市發展·倫理對談系列

項目五：同領匯算帳

2005年，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成立了。領匯管理有限公司接管了全港大部份公共屋邨的商場業務及停車場。不少人說領匯趕走小商戶，而且批評領匯無良，只求利潤，不擇手段。但當年反對領匯上市的人，卻又被揶揄為「阻人發達」。現在我們雖然看到公屋商場「光鮮」及「企理」了，而且各大商店都進駐商場了，但……

領匯由成立至今究竟是神是鬼？是好是壞？今期生命倫理對談，我們將為「領匯」算算帳，看看她如何影響我們的城市倫理。

日期：2014年9月16日 (二)

時間：晚上7:30-9:30

講員：藍俊文先生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曾任議員助理)

地點：明光社九龍荔枝角長裕街8號億京廣場11樓1105室

(荔枝角港鐵站A出口)

研究報告摘錄

07/2014

作者：Loren Marks

名稱：Same-Sex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Outcomes: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Brief on Lesbian and Gay Parenting.

年份：October 3, 2011

電子版下載：<http://ssrn.com/abstract=1937762>

在2005年，美國心理學協會(APA)引用了59篇研究報告，作了以下結論：「沒有一個研究發現以同性戀者作為家長的孩子，在任何顯著方面，與以異性戀者為家長的孩子相比是差的。」然而，Loren Marks指出美國心理學協會所引用的59篇研究，有著不同程度的限制或偏見。

第一，這59份有關同性戀家長與他們孩子的實證研究，沒有包括非洲裔、拉丁裔，或亞洲裔的美籍人士受訪者。研究員重複揀選同類型的同性戀者訪問，並沒有足夠的代表性，及受挑選作研究對象的為較優秀的女性白人，並以她們代表所有同性戀家長群體。

第二，在這59份研究中，有33份有把同性戀家長與異性戀家長作比較，但有26份(41.1%)沒有對照異性戀家長。

第三，即使有把同性戀家長與異性戀家長作比較，那些研究員所用的對照群組主要是單親的家長(大部分是單親媽媽)，而不是一對異性戀並同時是孩子親生父母的夫婦。

第四，美國心理學協會作出的總結並不反映真實情況。作者指出早在這59個研究之前，早期由Sarantakos所作的研究，已指出孩子來自完整的異性戀家庭，即父母俱全並是孩子的親生父母，他們無論在語言與數學成績，以及運動投入等方面都比來自同性戀家庭的孩子出色。

第五，這59個研究其實並不全面，沒有研究涉及孩子的健康、道德、學業、濫藥等表現，只是集中孩子的性別及相關題目；第六，沒有長期的追蹤研究讓人知道以同性戀者作家長的孩子在成年期會如何(特別是成長經歷對他們的影響)；第七，有些研究在統計上證實不到有顯著差異，但這並不表示實際上沒有差異。

總括而言，上述報告幫助我們更全面理解美國心理學協會所引用的研究有何限制、甚或偏見，也讓我們重新思考「沒有一個研究發現以同性戀者作為家長的孩子，在任何顯著方面，與以異性戀者為家長的孩子相比是差的」這結論有何問題。

你正在唱哀歌嗎？

高銘謙博士 (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系助理教授)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他。他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詩四十二11)

詩篇四十二至四十三篇是哀歌，詩人形容自己的心如一隻口渴的鹿渴望尋找溪水，但無論他的心如何努力尋找也不能得著。神對他來說曾是近處的神，現在卻離他很遠；神曾是那位尋找便能尋見的神，現在卻在約但地、黑門嶺、米薩山(四十二6)也不能尋見。當詩人不停地聽見敵人說：「你的神在哪裡呢？」(四十二3、10)，他可能也問同樣的問題，感受上帝是隱藏的上帝，在苦難當中，上帝是一位離棄他的上帝(詩二十二1)。另一方面，他卻在詩中認定他的信仰：「白晝，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禱告賜我生命的神。」(詩四十二8)，他認定神是他的磐石，雖面對苦難的黑暗，但卻在苦難當中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這樣，詩人正經歷一種理論與經驗的張力，他經驗的上帝與他相信的上帝格格不入。

詩人藉詩篇四十二章11節說明自己憂悶(原文作下沉)及煩躁(原文作吼叫)的心情，卻有點「性格分裂」地在低谷中還宣認他的信仰，相信要仰望神，這是經驗與信仰的巨大張力。他一方面不會因為自己的負面經驗而否定信仰，另一方面也不會因為信仰的阿Q精神而壓下自己的經驗，他兩方面的整全性(integrity)都是真的，他也不須要用理論把經驗和諧化，也不須要因經驗而作出信仰上的妥協，讓這張力存在罷了！在學術界，這稱為雙重整全性(double integrity)。

面對苦難，我們通常有兩個出路：要麼便放棄信仰，要麼便否定經驗。但詩人卻把兩樣似乎不能並存的東西放在一起，活在張力當中，堅持到底，這是舊約哀歌常有的格式，也是舊約有關苦難的神學。人生面對的苦難十常八九，苦難是人生的寫照，甚至對一些人來說，苦難等同人生。在苦難當中的人常常會問：「為甚麼？」為甚麼苦難會臨到我這幸福的家庭當中？為甚麼我的丈夫或妻子會死得這樣的痛苦？甚至在質問上帝為何容許在世上有苦難的出現，可不可以造一個世界是沒有苦難的？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問這些問題的人是錯的，更加不要認為他們不屬靈，因為作哀歌的詩人也常常問「為甚麼」的問題：「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詩二十二1)、「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詩四十三5)

而這樣的問題連耶穌基督也問，詩篇二十二篇1節便是耶穌基督十架七言的其中一言，主承接了舊約哀歌的傳統，把舊約的苦難觀集中在十字架上談。神對苦難的出路不是要取去苦難，而是差遣耶穌基督來與我們一起問：「為甚麼？」

當我們明白連耶穌基督本身都無法免去苦難，我們更加不要以為當成為基督徒便可免去苦難。作為基督徒，甚至成為更敬虔的基督徒，都沒有「苦難豁免權」，因為連最敬虔的主都沒有豁免權，為何我們可以？或許耶穌基督受苦，正正是我們面對苦難的出路，因為我們在祂身上找到一份對天父的倚靠及堅持，我們在祂身上找到信仰與希望，我們在祂身上找到面對苦難的能力，以致我們可靠著祂得到能力面對最黑暗的苦難。主也面對經驗與信仰的張力，卻堅持那種雙重整全性(double integrity)，當祂經過這棄絕感後，便能戰勝死亡與最危險的苦難，最終能戰勝死亡，進入永恆了。🌱

一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地址：九龍荔枝角長裕街9號德京廣場11樓1105室

電話：2768 4204

傳真：2743 9780

網址：<http://ethics.truth-light.org.hk/>

電郵：research@truth-light.org.hk

按語小組成員 (排名按筆劃序)

吳庭亮博士 (加拿大信義會新生堂 傳道)
李耀坤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副教授)
洪小琪牧師 (金巴崙長老會道麟堂 助理會牧)
張志偉博士 (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 助理教授)
葛琳卡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關啟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教授)

研究中心同工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主任(義務)
恆生管理學院 通識教育系 助理教授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監察賭風聯盟成員

吳慧華小姐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比利時魯汶大學神學碩士
比利時魯汶大學宗教研究碩士
香港浸會大學哲學碩士

督印人：蔡志森

總編輯：吳慧華

編委：陳永浩、羅遠輝

設計：區穎芝、張凱威

承印：保諾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

* 本刊所有文章，如欲轉載，請與本中心聯絡。